

系统思维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与研究创新

张 驰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摘 要]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 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系统思维中蕴含的三组核心命题——初值敏感性、非平衡性与非线性、突现性与复杂适应性, 为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架构。对标上述机理,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 仍面临知识生产、研究队伍、学科评价等现实困难。因此, 我们需要在分立与综合、专享与共享、共性与个性中找到平衡点, 从内生、外生、共生三重维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的逻辑创新。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交叉学科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3)08-0055-07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3.08.013

学科既反映了特定阶段的认识发展规律, 也彰显了学术制度的成熟与否。近代以来, 以还原主义为代表的研究范式, 主张世界是静止的, 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知识体系的彼此关联, 学科壁垒由此产生。但伴随着现实问题的越发复杂化, 仅靠单一学科难以回应现实所需, 学科间交叉与融合的研究诉求日趋明显。作为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变化、发展规律的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自建立之初就具有极强的综合性。面对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涌现的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仅从学科建设已有的经验中提炼理论与方法显然难以满足学科发展之所需, 借鉴相关学科已成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但需要冷静思考的是, 作为具有极强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是否具有独特的发展机理? “它以学科系统内常规学科间的专业性与共通性为基础, 以不同学科间的自由

交互为前提, 遵循从有序到无序、在无序中寻找有序的规律。”^[1] 学科交叉其实质是一种消化吸收与整合创新的过程, 以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更加契合时代需求。然而, 这种交叉融合难以用传统的线性观念予以阐释, 而系统思维中蕴含的“复杂性适应系统”理念, 为诠释其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因此, 以系统思维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 审视现实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优化建议, 既有意义又较为紧迫。

一、系统思维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

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 重点是探讨其生成演化规律, 即从传统的单一学科到细化的交叉学科所呈现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必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批准号: 21JZD003)、上海市2020年度“阳光计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批准号: 20YG41)。

定不是简单、确定性的，而是复杂、随机且不可逆的，这就需要以系统思维立足学科发展的全流程而非最终状态，将交叉学科的发展作为一种非线性系统去研究。系统思维中蕴含的三组核心命题——“初值敏感性”、“非平衡性与非线性”和“突现性与复杂适应性”，为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提供了新的分析架构。

1. “初值敏感性”——激活学科交叉的现实需求

从系统思维的观点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系统，“初值敏感性”是它的重要特征，即初始值发生细微变化，就会对系统的最终状态产生巨大影响。具体而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初始值，其自身状态将影响整个系统发展。当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无法独自解决现实问题时，系统的运转便会因此受阻，寻求学科交叉的现实需求油然而生。这种状况绝非低概率事件。从学科的建设历程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创立之初便融合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元素，以此来拓展自身的理论基础，使其具有先天的交叉属性。伴随着学科交叉的热度不断上升，这一属性愈发明显。系统思维认为，系统的有序运转得力于内外部能量的持续交换，学科体系的建设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广博的学术积累，充分吸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2]如果仅关注传统学科的独特性，势必会引发学科自身的孤立，错失与其他学科交流的良机，最终使学科走向式微；而学科交叉打破了学科的封闭性，使学科建设以更为主动的姿态，推动理论整合。从学科的使命任务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但必须承认，人们的思想问题极其复杂，目前尚未有任何一门学科可以独立胜任。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完成学科使命，必须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在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教育有效性、教育过程及其规律等现实问题中推动自身的发展。

当学科交叉的需求被点燃，在一定条件下最初的细微波动可能会呈指数级放大，作用于常规学科的体系运转之中，由表及里，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这种变化具体可区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开始革新。通过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话语凭借其外显性和易识别性，成为整个学科体系革新的首要标志。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论据开始拓展。哲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资源在内洽的基础上开始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所吸收。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发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滋养，更在于这种知识理论的逻辑背后蕴藏着的独特的思维方式。”^[3]学科交叉为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在沟通中不断融合。至此，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前期准备已完成，交叉学科的系统运转开始由理念设想向实践操作转变。

2. “非平衡性与非线性”——知识的再生产与学科体系的再演化

“非平衡性与非线性”描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最初的打破传统学科秩序到混沌状态，再到交叉学科新秩序形成的动态过程。“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能够产生自组织行为的内在原因。”^[4]这种自组织性被定义为“序参量”，试图以此从宏观层面揭示复杂系统如何借助子系统间的非线性作用，实现整体的有序演化。从结构上看，复杂系统的演化形态各异，其中序参量对新结构的生成至关重要。当序参量对系统内部各要素进行役使时，其实质是宏观结构对微观元素的支配，推动系统实现自上而下的因果作用；而当各要素通过非线性作用又生成新的序参量时，则展现了微观元素对宏观结构的限制，实现系统自下而上的因果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建构，本质上也是从知识到学科的自上而下和学科到知识的自下而上的交互过程。正因为跨层间因果关系的非线性，才催生了系统产生多重的连锁反应，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打破原有状态，实现由“破”到“立”的交互过程。

遵循这一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开始积极向各相关学科借鉴，呈现为开放包容的学术交流活动。随着学科间流动性的持续提升，当现有的知识体系边界难以覆盖时，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便孕育而生。这种交叉有助于以更宽广的视野

进行多维、立体的阐释，不仅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整体性，也有助于学科研究的进一步细分。这种细分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对学科交叉进行深入研究后形成的全新知识样态。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始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视角对复杂社会问题予以专业回应，催生新的研究成果，最终构成多学科相融贯的交叉知识体系。“这里所用的‘融贯的’意思是整个体系包含的基本观念都是互相依存的；因而如果把它们孤立起来就会毫无意义。”^[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并非万花筒般的“大杂烩”，虽然“向外接力”推动了各学科的知识增援都汇聚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但彼此间恪守着共同的问题线索，由此形成了以现实问题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各学科知识在知识生产的不同环节所展现的作用地位不尽相同，“由此获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呈现一个吐故纳新、动态平衡的知识体系”。^[6]

3. “突现性与复杂适应性”——承担分学科地位并反哺中心学科

“突现性与复杂适应性”描述了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的相处之道。系统思维认为，系统内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突现形成的，表现为“在一个层级的主体进行的特定组合将成为下一个层级的适应性主体，由此突出新的系统性质和新的行为”。^[7]在突现性的作用下，新生成的系统不仅受到更高层级的掌控，同时自身也会对低层级主体产生作用力，这就使突现既具有系统的整体性质，不能简单等同于部分之和，又聚焦内部的相对独立，实现部分对整体的缩影，最终“使系统突现出具有新颖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整体性行为”，^[8]这也是复杂系统运行难以解释的原因所在。

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建构，也经历了从适应性到复杂性的突现过程。一方面，孕育出交叉学科群，实现学科地位的“分科承载”。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壮大，必将孕育出成体系化的交叉学科群，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充分汲取其他学科资源，经甄别、凝练后形成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学科分支。它们以集群的形式，针对目前尚未涉猎的研究领域，广泛汲取相关理念，

进而融合形成全新的交叉学科体系。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久久为功，面对各种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交叉的潜在可能，立足系统思维视野，明确层级属性与优先级别，对“谁最符合交叉”、“谁最需要交叉”等基础性方法论议题进行分析研判。另一方面，“反哺”中心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体现为聚焦某个特定领域的局部创新。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借鉴、迁移，而是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原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学科开展有选择性的双向对话，最终实现理论创造。也就是说，交叉学科的研究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参与交叉的相关学科产生“反哺”功能，但“反哺”的程度并不同。由于交叉学科秉持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构原则，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共同性。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为例，它是传播学为依托，借鉴传播学的模型及相关理论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传播问题。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研究、总结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规律，最终依旧是要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所用，实现“思政为体，传播为用”，即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如何通过有效传播被受教育者顺利接收并接受，最终实现内化，应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交叉学科的“反哺”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受益必将远远大于其他相关学科。

二、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的现实问题

系统思维清晰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交叉学科建设可以自我为之，仍需大量研究来破解现实的难题。对标上述机理，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在知识生产、研究力量、学科评价中仍存在着一一定的困惑，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顺利推进。

1. 分立与综合的知识生产之困

作为学科发展体系中最基础的要素，知识生产力求以持续的研究成果来实现“知识增量”，这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机理上看，“内涵的确定性和外延的有限性是一个学

科的基本规范和要求”。^[9]高效率的知识生产是建立在明确的研究边界与独立的知识体系之上的,学科的高度分化催生了网格式的知识体系,推动了知识生产的聚焦。久而久之,学科边界是否明朗,成为能否开展知识生产的首要标准。但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而言,多元的知识结构呈现出动态性、无界性等非线性特征,使学科的边界问题显得尤为复杂,当学科边界尚未得到明确框定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知识生产。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为例,其建立初衷“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透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透视心理现象而产生的交叉学科”。^[10]但在具体研究中,究竟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哪些是自身发展所必需?而哪些则是“肥了别人田,却荒了自家地”?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明确。正因为尚未达成普遍共识,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之间缺乏深层次的知识互动,难以形成知识体系的无缝衔接,造成不少研究成果“临近交叉的多,相远交叉的少”、“临时交叉的多,稳定交叉的少”,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

这种结构性矛盾对知识生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学科体系上看,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遵循着借鉴和引进的思路,把教育学、心理学等单一学科的概念范畴进行移植,但由于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位的把握程度不同,就会使移植的内容存在显著差异,造成研究范畴的泛化。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范畴是有限度的,由于目前尚未对研究范畴进行有层次、有梯度的界定,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缺乏严谨的范畴结构,使知识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内部无法有效消化和外部无法及时延伸的困局。从话语体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除了要汲取因自身意识形态属性而限定的理论话语体系外,更需要及时补充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话语资源,以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话语从感性上升至理性。但是由于学科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各学科间的话语尚未实现相互补给,话语的简单植入、学科词汇的机械罗列依然存在,使话语表达并不能有效反映学科融合的整体态势。

2. 专享与共享的研究力量之困

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倘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力量是重中之重。与传统单一学科领域的单打独斗不同,交叉学科的顺利推进需要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协作,通过跨学科的融合共生来破解一系列现实难题。此时研究力量就会面临由合作共享引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不强。现阶段,放眼整个高等教育,依然遵循着以一级学科为主导的组织架构,各学科之间仍旧存在严格的边界壁垒,各自为战的学科中心主义依旧存在。这虽然有利于推动学科自身的专业化,只有经过系统的知识规训才能融入本学科,但按照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划分的学院和系所,加速了学术组织的科层化,“知识生产受限于本学科、本领域知识规则和学术文化,形成一种内销式发展模式,约束了交叉学科学术组织的创新发展和知识再生产能力”。^[11]受此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虽然产生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整体看,依旧缺乏既熟知交叉学科知识,又谙习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并能把二者有效融合的研究力量。这也反映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力量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随着学科制度的深化,因制度内外博弈产生的结构化矛盾,也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融合发展态势。从内部看,在经过本学科的系统规训后,研究者习惯于以本学科的经验传承为出发点,建构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制度设计,这样既能保证学科的知识架构都符合自身规定的制度范围,也能确保学科发展的稳定有序,但是观念的固守使其他学科难以充分融合进来。从外部看,即使交叉学科进入本学科领域,因其自身的复杂属性,使它与传统学科相比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难免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迫接受外在制度等强势输入的硬性规定,这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无论是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还是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中,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都很难获得相对平等的学科地位,内部制度逻辑和外部行政逻辑间的矛盾加深了对研究力量的刻板印象,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只是在新

兴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的应时之举,交叉研究往往只作为兴趣点来涉猎,缺乏系统的交叉学科知识储备,导致研究的持续性不足。长此以往,难免造成研究力量相对分散、学科合作性欠佳,无法形成开放包容、深入独特的学科集聚效应。

3. 共性与个性的学科评价之困

无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需,还是回应现实问题的外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科研评价势在必行。但就目前来看,也面临着双重挑战。首先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评价面临的普遍问题。从建设思路看,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基本路径包括两类: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为代表的,先从理论体系再到组织建构由内而外的建设思路;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为代表,从回应社会需求出发,先打造学科制度再完善理论体系,由外到内的建设思路。这其中,路径二因理论体系尚未完善,造成科研评价标准的参差不齐,即使沿着路径一,“也由于质量标准的默会性而几乎无法直接测度”。^[12]事实上,学科评价不仅在于总结学科发展经验,更是以评促建,为学科发展谋篇布局,这对于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而言更是弥足珍贵,而评价指标的不合理、评价流程的不完善极易偏离评价的初心,存在重数量而轻质量、重结果而轻过程的潜在风险。

同时,学科评价之难还表现为因交叉学科的独特性而引发的一系列挑战上。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分类更为复杂。依据不同的学科分类因地制宜地评价其科研成果,往往是学科评价的第一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归属相对清晰,但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分类难度却呈指数级增长。例如,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以来,社会治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视角,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学迅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力求集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功能。但其学科定位到底是什么?传统观念认为,应将其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但反对者认为,社会治理学的实践展开是一个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一体化的过程,它在矫正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问题过程

中,也需要探寻思想问题发生的社会根源,因此,将其视为社会治理的分支学科更为妥帖。也有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学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相融合的结果,它也更拥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发展特点与发展路径,是与其他各学科保持适度张力又极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如何归属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仍面临较大争议。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评价标准难以拆分。从学科构成看,它虽然是由其他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融合而成,但评价标准绝非是两个学科的集合。“对各支撑学科评价标准进行拆分重组只能是盲人摸象,不能完整反映交叉学科建设进展。”^[13]这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科研评价充满了挑战。

三、以系统思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皆在通过引入多学科视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要素进行前提性反思和根源性探索,从而提升学科整体的科学化水平,其实质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性知识体系的优化重组。这种重组并非是混沌无序的,而是学科知识与实践中新问题的再结合,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融合。遵循学科自身的发展机理,在现实研究中需要在分立与综合、专享与共享、共性与个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据此,应从内生、外生、共生三重维度,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的逻辑创新。

1. 从内生逻辑上看,要破立并举,推动知识生产的守正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需要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式,优化现有的知识结构,在多节点知识的动态交叉与深度融合中实现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建构。这其中,首先要遵循知识的生长逻辑,打破现有的学科边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而言,其知识生产至少需要三步:一是对相关学科的概念、原理进行充分借鉴,实现知识的“从无到有”;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原理、概念

等范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化,实现知识的“从有到优”;三是针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予以检验,根据实践反馈进一步反思提炼,实现知识的“从优到精”。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是在复杂性逻辑和系统性思维的指导下,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结构,推动与相关学科的整体性关联,形成全新的交叉学科理论形态,以求对社会复杂问题提供专业的解答。这就要求,一方面,知识生产的主体要组建开放延展的合作模式,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近距离交叉,也促进与自然科学的远距离交叉;另一方面,知识生产的过程要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靶向牵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困惑、思想焦虑等问题较为集中,此时就需联合医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专家,实现由单独知识点创造向复杂知识群建构的逻辑转变,逐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话语体系、理论范畴、思维范式。其次要遵循学科的发展逻辑。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并非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知识的交叉融合与系统建构。为达到这一要求,既需要遵循知识本身的发展演化逻辑,也需要借助外力推动,使知识规范化,形成清晰的逻辑链条。例如,与语言学的交叉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与信息技术的交叉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发展,与政治学的交叉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等等。这些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极大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但如何将零散的研究成果升级为有序的集中状态,建构起系统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关注交叉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要在坚持独立自主、保持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通过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群的建设。

2. 从外生逻辑上看,要虚实结合,促进研究力量的互融共生

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既需要现实问题的倒逼,也需要研究者的努力。只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建设

中,才能消解目前的组织隔阂。要在理念上消除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身份歧视。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构成虽然有侧重性,但无论何种类型的交叉,学科本身并无强弱之分,无论是成熟阶段的主干学科,还是处在探索期的新兴学科,都需赋予其平等对话的学术权利。因此,应树立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以知识共享激活新的学术观点,充分调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与其他学科研究人员互相协同的积极性。“应当指出,这样的研究者是指长期从事交叉研究活动的‘专注者’,而非浅尝辄止、仅产出屈指可数成果的‘兴趣者’。”^[14]在此过程中,要以问题攻关为导向,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层层分解,针对问题链及时调整研究团队,细化职责分工,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反复论证,使不同层级的问题由不同身份、不同领域的研究小组来承担,各小组又汇聚为更大的研究团队,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组织的开放性和人员的流动性。

除了理念的匡正外,如何在现有学科的组织框架内获得适合交叉学科发展的组织模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借助系统思维不难发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部是高度结构化的,而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内部则往往是非结构化的。在此意义上,二者间的逻辑关系较为松散。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并不否认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作用地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架构。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间的关系又是耦合的。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组织模式,可采用“虚实结合”的建构模式。所谓“实”就是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以及管理制度,所谓“虚”就是在人员聘用上更为灵活开放,以联合聘任的方式,实行“正式成员+流动成员+专聘成员”的模式。这样一来,第一,既维护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又满足了知识创新对外部环境、政策方针的诉求,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的迭代更新;第二,极大提升了研究力量的创新动力,不仅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合作交流,同时规避了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组织关系上

互不隶属的问题。

3. 从共生逻辑上看, 要内外联动, 开展学科评价的系统谋划

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评价, 本身就是打破现有评价范式的全新尝试, 这并非是操作层面的小修小补, 而是内外联动的系统谋划。

从内部看, 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 完善学科评价机制。具体而言, 目前亟须破解的规律有三: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分类规律。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已形成了诸多新的发展论域, 其中既包括为增进学科知识而构建的学术导向交叉, 也涵盖为解决社会矛盾而形成的问题导向交叉。随着探索的深入, 未来必定会出现更多的学科交叉生长点, 因此应避免“一刀切”, 要针对不同的学科交叉类型设计出相应的评价原则,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分赛道评价。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结构规律。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结构重心、学科边界, 以此更加明确科研成果归属及科研贡献分配, 针对不同阶段学科发展的不同侧重点, 有针对性地设置科研评价导向。三是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规律。必须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评价, 构建起常模参照与标准参照相结合、能上能下的全流程评价机制。当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刚刚孕育而生, 处在“成长期”时, 应以标准参照为主, 对照预期目标明晰当前的完成度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当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体量丰硕, 已达到“成熟期”时, 应以常模评价为主, 重点参考同时期其他交叉学科的发展态势, 从而研判自身的相对优势; 当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已蜕变为常规学科时, 则需要重新制定学科目标, 开展新的学科评价。

从外部看, 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评价指标, 尤其是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产生的非学术性影响, 即研究成果对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所作的新贡献。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建立初衷就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例如, 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布局, 需要结合时代特征深入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举措, 这就需要引入文本学、阐释学的学科视角; 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针对性, 就需要引入传播学、评估学等学科视角; 等等。而对这些交叉学科的评价, 不能单纯以研究成果产生的理论创新为评价指标, 而要拓宽宏观视野、加强中观实践、关注微观体验, 将研究成果的非学术影响纳入考评指标中。例如, 研究成果产生了何种社会效益、程度如何? 产生的效益与交叉学科的关联程度有多少? 研究成果中是否有受益的人员, 其人员类型与受益时长是多少? 从而进一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的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 [1] 冯英, 张卓. 高校交叉学科的发展机理与教育实践逻辑——基于混沌理论的分析视角[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2] 沈壮海. 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12.
- [3] 董雅华.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J]. 复旦教育论坛, 2014(2).
- [4][7] 范冬萍, 黄键. 当代系统观念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发展[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11).
- [5][英]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 译者: 李步楼.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9.
- [6] 叶方兴.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的重使命[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1).
- [8] 范冬萍. 探索复杂性的系统哲学与系统思维[J]. 现代哲学, 2020(4).
- [9] 王树荫.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边界再思考[J]. 思想教育研究, 2013(6).
- [10] 余双好, 张莉华.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 现状、问题与发展[J]. 思想理论教育, 2014(10).
- [11] 朱小平, 张家军. 论我国交叉学科建设的规训隐忧及消解路径[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5).
- [12][13] 杨佳乐. 交叉学科科研评价: 生成逻辑、叠加挑战与系统变革[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9).
- [14] 侯勇, 钱锦.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范式: 现状、问题与创新[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8).